



名著名译

劳伦斯中短篇小说选

〔英〕D.H.劳伦斯 著

插图本

MING ZHU MING YI CHA TU BEN



人民文学出版社

名著名译



插图本

劳伦斯中短篇小说选

〔英〕D.H.劳伦斯 著

主万、朱炯强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劳伦斯中短篇小说选 / (英) 劳伦斯 著；主万，
朱炯强 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4
(名著名译插图本)
ISBN 7-02-005325-4

I . 劳… II . ①劳…②主…③朱… III . ①中篇
小说 - 作品集 - 英国 - 现代 ②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英国 - 现代 IV .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12858 号

责任编辑：吴继珍 装帧设计：何 婷
责任校对：王玉川 责任印制：王景林

劳伦斯中短篇小说选

Lao Lun Si Zhong Duan Pian Xiao Shuo Xuan

[英] D. H. 劳伦斯 著
主 万 朱炯强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市双桥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96 千字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0.625 插页 1
2006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02-005325-4

定价 19.00 元

出版说明

2003年初,本着“优中选精”的原则,我们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世界文学名著文库”中精选出60种深受读者喜爱的外国文学名著新组成了“名著名译插图本”丛书。该丛书一经推出,就以其深厚隽永的内涵、优美流畅的译文和典雅精致的插图博得广大读者的厚爱,他们纷纷来信来电,对丛书的出版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希望增补一些新的品种。为此,我们沿续“名著名译插图本”前60种的基本风格,继续推出这套丛书的后40种,以飨读者。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年1月

前　　言

D.H. 劳伦斯(David Herbert Lawrence, 1885—1930)是二十世纪上半叶英国杰出的小说家、诗人和评论家。一八八五年九月十一日,劳伦斯出生在英国诺丁汉郡的煤矿区伊斯特伍德。父亲是一名普普通通的煤矿工人,而母亲出生于颇有文化素养的市民家庭,当过小学教师。父母亲不同的家庭背景、不同的教养和职业、不同的生活习惯和爱好,以及他们婚后的貌合神离,家庭生活矛盾重重、冲突不断,给劳伦斯的童年蒙上了一层无法抹去的阴影,劳伦斯郁郁寡欢的性格和羸弱多病的身体都与这层阴影有关,也对他日后的创作风格和题材选择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八九八年的一次偶然机会,他获得了一笔意外的奖学金,进入诺丁汉中学学习。三年后,由于家庭经济的拮据,他中断学业去一家外科医疗器械厂工作。不久,他辞去此职,当上了一名实习教师。为了谋求成为正式教师,他于一九〇六年考入诺丁汉大学。这时,他对文学已经萌发了强烈的兴趣,开始创作诗歌和短篇小说,并着手写作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白孔雀》(完稿于一九一〇年,次年出版)。

一九〇八年,诺丁汉大学授予他正式教师的资格,劳伦斯随即在克莱顿一所学校任教。一九一二年的一场大病迫使他放下教鞭。此后,他完全以笔耕为生,踏上了专事创作的文学生涯。

如果说,劳伦斯父母间支离破碎的感情和家庭生活影响了他的创作风格,那么,他几次的情爱和婚姻经历却孕育了他许多小说的创作题材。他曾先后两次订婚,这两位女友都结识于他的少年时代。他与第一位女友杰茜·钱伯斯相识于一九〇一年,三年后他俩

订了婚，迫于他母亲长期的阻挠和反对，他们只好解除婚约。不久，他又与路易·巴罗斯订婚，也由于母命难违，他忍痛与巴罗斯中断往来。

一九一二年，劳伦斯的母亲去世后，他邂逅诺丁汉大学外语教授欧内斯特·威克利的年轻美貌的妻子弗里达·冯·里希特霍芬。弗里达是一位德国公爵的女儿，学识丰富，崇拜尼采的哲学思想，当时她已有三个孩子。但他俩一见钟情，坠入爱河，于是置社会舆论于不顾，冲破了世俗观念的藩篱，私奔至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地欢度蜜月，并于一九一四年正式结为夫妻。他们这种无视传统、离经背道的情爱经历成了劳伦斯日后作品中的一大主题。

劳伦斯和弗里达是一见倾心而沐浴在爱河里的，但他俩的性格截然不同，常为某些小事惹起纷争，有时他们间的关系也显得紧张。然而，弗里达对劳伦斯在思想上特别是在创作思想上的影响却非常大，她在劳伦斯心目中的位置是不可动摇的，并经受了多次严峻的考验，最突出的一次是在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们立即从欧洲大陆返回英国，居住在康瓦尔郡。由于弗里达的家庭和社会背景，被怀疑为德国间谍，而劳伦斯一次又一次地公开反对这场战争，为此，他们在当地深受迫害，并被逐出康瓦尔郡。当时，他们想去美国——这是他向往的一片静谧之地，但当局拒不发给他们护照。直到一九一九年大战结束，他们才离开英国，开始了他们漂泊天涯的游历，从欧洲文艺复兴的摇篮意大利到风光绮丽的岛国锡兰（今斯里兰卡），从南太平洋的明珠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到大洋彼岸的美国和墨西哥，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尽管他在这些地方没有找到他憧憬中的理想乐园，或者是安身的净土，但积累了丰富的写作素材，《袋鼠》、《丛林中的男孩》、《墨西哥的早晨》等等作品都是他这段经历的结晶。

但这时，长达十五年受肺结核折磨的劳伦斯，体质日趋衰弱，已经病入膏肓。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这位一生坎坷、屡遭不白之冤的伟大的小说家、诗人和评论家在法国南部旺斯的一家疗养院里与世长辞，当时他还不到四十五岁，体重不足九十磅。

二

劳伦斯一生笔耕勤奋，才思敏捷，兴趣广泛，在短短的四十四年半的生命历程中，从一九〇六年开始写作《白孔雀》到他临终时为止，共发表了十一部长篇小说，十一部散文和评论集，三部游记以及中短篇小说集、诗歌集、书信集、戏剧集等等，不下五十余部，真可谓硕果累累、著作等身。

在劳伦斯众多的文学作品中，小说、散文、诗歌、戏剧、文学评论等各类体裁，应有尽有，且极尽推敲，字字玑珠，如他的《意大利的黄昏》、《大海与撒丁岛》等游记中的每一篇章，都情景交融，声色并茂，读时，让人身临其境，如见其景，如闻其声，顿生抚今追昔、美不胜收之感，且文笔优美，妙语连珠，令人浮想联翩，陶醉其中，流连忘返。他的诗歌则风格独具，富含哲理，既发人深思，又引人入胜，《蛇》是非常典型的杰作。而他众多的评论，谈古论今，涉及面广，既有像《哈代研究》、《美国经典文学作品研究》这样的专评，也有《色情与淫秽》、《启示录》之类有感即发的论述。同时，他还是一位出色的油画家。

当然，对今日我国的读者而言，影响最大的可能还是他的小说，《儿子与情人》(1913)、《虹》(1915)、《恋爱中的女人》(1920)等在我国知识界算得上家喻户晓，并为他因写作《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等书所蒙受的不白之冤发出不平之声。

劳伦斯长篇小说的最大特点是想象丰富，观察入微，刻画细腻。然而也有不足，如结构不够严谨，往往显得松散，有时场景也有些脉络不清。英国一位名为马丁·西蒙史密斯(Martin Seymour-Smith)的文学评论家对此曾有过一番颇有见地的批评。他说：“劳伦斯虽然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却充满了神经过敏、令人不快的奇想……往往在富有想像力的结构中突然插入一些宣讲大道理的愤世嫉俗的教条。”^①因此，近年来许多西方评论家认为，劳伦斯的中短篇小说由于主题鲜明、文笔清新、篇幅不长、构思精巧，才是他最优秀、最出色

① 见杰弗里·梅厄士著《D.H. 劳伦斯传》(麦克米伦公司，1990 年)。

的作品。确实,劳伦斯的中短篇,尤其是短篇小说凝聚了他观察生活、集中冲突、突出矛盾、展现情景的过人才华,因此,最能体现其创作特色,最能展示其语言功力,最具有文字凝练、结构严谨的艺术情趣。

三

对于劳伦斯及其作品,在国外文学评论界颇有争议。有的说他是传统的,有的说他是现代的。英国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曾经说过:“他(D.H.劳伦斯)发前人所未发,开创了一代新风。”^①她的这句话对研究劳伦斯颇有画龙点睛的效果。

从大量的资料(包括劳伦斯自己写的书信、散文以及他人的回忆录,特别是从他的第一位情人吉茜·钱伯斯所写的《D.H.劳伦斯:一个个人记录》)中,我们可以发现,除了他自己的家庭、恋爱和婚姻的影响外,还有一些因素对劳伦斯创作思想起了重大的作用:

首先是文学先辈对他的影响。他嗜书如命,平时博览群书,从莎士比亚、狄更斯、萨克雷、梅瑞狄斯、勃朗宁、乔治·艾略特等本土的语言大师,到莫泊桑、福楼拜、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惠特曼等外国的文学巨匠的作品,他都细心阅读,借鉴他们的写作技巧,汲取营养。^②

他也大量浏览了卡莱尔、布莱克、罗斯金、尼采等思想家、哲学家的著作,这对他在作品中抨击英国的工业和教育制度,以及基督教的道德观念,批判现代工业异化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男女之间的关系很有影响。^③正是由于他对现代工业制度的悲观态度导致了他笔下的工人形象的可怜、可悲以及由此引发的家庭和婚姻的矛盾和苦难。这在他的《虹》、《儿子和情人》和《恋爱中的女人》中都有充分的反映。

这里特别要提一下德国哲学家尼采和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

^① 参见大卫·道林著《小说家论小说家》(麦克米伦公司,1983年)。

^{②③} 杰弗里·梅厄士著《D.H.劳伦斯传》(麦克米伦公司,1990年)。

德。他们对劳伦斯的影响除了书本之外,还有来自社会和家庭的影响,尤其是他的德国妻子弗里达。^① 她是尼采和弗洛伊德的忠实信徒,信奉尼采的酒神精神、“强力意志”和判定现代教育制度就是麻痹人的个性,让受教育者变成机器的理念。通过弗里达,尼采的思想在劳伦斯的头脑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至于弗洛伊德,尽管劳伦斯读他的作品可能不是很多,但他在小说中描绘人类心灵上的隐秘,揭示社会制度和基督教教义扭曲人性方面,以及大量使用的象征,这些与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潜意识等学说非常类同。弗洛伊德与劳伦斯之间没有师承关系,但劳伦斯却是在文学作品中诠释了人类的无意识,描述了这种无意识,称得上异曲同工。这种思想上的解放,有别于他那些文学前辈的传统。没有创新,就谈不上继承。劳伦斯在某些方面与英国文学传统大相径庭,而在有些方面他又继承并拓展了这种传统。

可以这样作个归纳:劳伦斯及其作品是一种矛盾的综合体,传统中蕴涵创新,创新中蕴涵传统,或者说,有传统的一面,也有创新的一面,更具体地说,他的创作文体基本上属于传统,而他的创作思维基本上属于现代。

四

这部小说选我们挑选了劳伦斯最有特色、最有代表性的四部中篇和六篇短篇。说它“最有特色”和“最有代表性”,是指这些入选之作融合了劳伦斯独具一格的思维方式及创作主题和他高超的写作技巧。

《干草堆里的恋爱》是劳伦斯早期创作的一部中篇小说,完成于一九一二年。故事主要讲述了一名农场主的两个儿子杰弗里和莫里斯在收刈季节与两名少女在干草堆里的情爱传奇。故事背景就发生在作者本人邂逅他的第一位恋人杰茜·钱伯斯在诺丁汉郡的那片农场。劳伦斯在这篇小说中充分展示了他常写的一个主题——男性的

^① 杰弗里·梅厄士著《D.H. 劳伦斯传》(麦克米伦公司,1990 年)。

温存体贴是爱情的主要源泉。哥哥杰弗里目睹他弟弟和那个小保姆卿卿我我的火热恋情，一种失落和郁闷之感油然而生。正当其时，他在一个雨夜中遇见了躲在干草堆里的莉迪亚。她遭到她丈夫——一个流浪汉的粗暴遗弃，又加上爱子夭折，伤心、悲愤的莉迪亚变得心灰意懒，对生活完全丧失了信心。而杰弗里对她的细致关怀，体贴照顾，重新唤起了莉迪亚对生活、特别是对性的觉醒和渴望，毅然跟丈夫离异，和杰弗里结为夫妇。这是一篇典型的劳伦斯作品。

《狐》是劳伦斯的另一部中篇杰作，初稿写成于一九一九年，可是他一直不满小说结尾的布局，几经修改，直到一九二一年才正式定稿。《狐》的故事背景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众多男人奔赴战场，导致农村劳动力严重缺乏。两个青春已逝的大龄姑娘内利·马奇和吉尔·班福德同甘共苦，合伙经营农场，艰难度日，相依为命。后来，一个从战场回来的青年闯入了她们的生活，并与马奇坠入爱河，引起班福德的失落和不满，导致了他们间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最后，班福德在一次意外事故中丧生，马奇和亨利终于成婚，但马奇在新的生活中若有所失，并没有感受到婚姻的美满。

劳伦斯在这篇小说中笔调诙谐，对这三个男女主人公的内心活动和心理变化做了入木三分的细致刻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运用雄狐这一象征，把亨利和马奇早先无力开枪射击的那头雄狐联系在一起，暗示马奇这位大龄女子身不由己地受控于异性的吸引力，同时还含蓄地影射了班福德和马奇之间那种带有同性恋色彩的情感，但描写委婉，不见粗俗，没有直露，表现了劳伦斯高超的写作技巧，难怪他同时代的新西兰女作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读到这篇作品时不禁拍案叫好，把《狐》称作是劳伦斯中篇小说中的一篇完美之作。^①

《瓢虫》是作者用寓言的形式写成的。它描写了一名德国军官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负伤被俘后，和一位战前的友人——一名英国贵妇之间发生的离奇的爱情故事。粗看之下，这故事有些荒诞，细读后才发觉它寓意很深。劳伦斯借男主人公迪奥尼斯伯爵之口，意味深长地说：“我们这种白色之爱……只是反面，是真爱粉饰的坟墓。”

^① 参见杰弗里·梅厄士著《D.H. 劳伦斯传》(麦克米伦公司, 1990 年)。

真正的爱是黑的，是在黑暗中的一种共同跃动……”后来，当他和女主人公一起待在黑暗的房间里时，“黑暗像血浆一样稠密，在他们四周流淌。”他对她说，“在黑暗中，你是我的。可是，在白天，你就不是我的。”西方评论家认为，劳伦斯在这篇小说中描述了两种爱情：女主人公的丈夫对她的“白色爱情”（庸俗的爱情）和迪奥尼斯伯爵对她的“黑色爱情”（真正的爱情）。作者把故事的背景放置在战后的英国，传统的精神已经消失，从而在这样的年代里来探求贵族与战争这一主题。迪奥尼斯伯爵是劳伦斯笔下一个典型的无政府主义者，这个出身于贵族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所思所想在故事中有生动的描述。

《公主》这篇小说主要讲述了男女主人公在经受性分裂后身心两方面所产生的紊乱。“公主”从小在她那位癫狂的父亲培养下，生活与世隔绝，思想变得“和水晶球一样不可渗透”。当她读了法国小说家左拉和莫泊桑的作品后，又似乎变得玩世不恭，以一种冷漠的目光环顾四周，思考一切。父亲死后，她开始四处漫游，把结婚视为生活的最终目标，可是，她对男人又没有很大的兴趣。有一次她去美洲落基山的游历中，和一名墨西哥导游进入深山，两人夜宿在一间小屋里，她突发异想，决意让这名墨西哥男子占有她，她的托辞是要他暖和她的身体。导游玷污了她的肉体，也玷污了他自己。但男性的导游并没有能征服她，却唤醒了她肉体上自己不希望察觉到的那隐秘的部分。“水晶球”被砸得粉碎。她精神分裂了，变得神志恍惚。这是一篇在文学作品中诠释弗洛伊德学说的佳品，因此，也是体现“劳伦斯小说”创作特色的一篇代表作。

五

如果说，劳伦斯的中短篇小说是他小说创作中的精品，那么，他的短篇小说无疑是精品中的精品。因为劳伦斯的短篇还充分显示了劳伦斯创作艺术上的语言风采，特别是运用借景抒情、情景交融、烘托意境、深化主题的写作手法。

在英国文学史上，我们可以列举许许多多的写景能手，而劳伦斯则是属于其中非常高明的一位。他写景的高明之处是他善于在情景

交融中烘托意境，在诗情画意中恰到好处地传递人物内心世界的惊涛骇浪或者片片涟漪，凝成独特的艺术感染力。有时，我们爱用“妙笔生花”这四个字来评说一篇美文，实际上它是用来赞美其作者高超的文字表现力，没有“妙笔”，哪能“生花”！劳伦斯的短篇小说无疑是他妙笔下绽开的朵朵鲜花。由于本书的篇幅有限，我们只选了他众多短篇小说中的六篇，它们是《菊花香》、《玫瑰园里的阴影》、《隐痛难熬》、《坠入情网》、《罢工补贴》和《群山中的小教堂和草屋》。

这入选的六篇短篇小说基本上涵盖了劳伦斯笔下最常见的一些主题和铺展其故事情节的背景。取材往往是他熟悉的矿区，矿工家庭和矿区周围的芸芸众生顺理成章地成了他最关注的对象。劳伦斯描述他们时，不常用直书的手法，而是通过精心观察，驰骋想象，刻画他们，特别是女主人公内心世界的细腻活动，来折射他们爱恋、婚姻、家庭和社会生活的跌宕起伏；折射在英国现代工业摧残下被异化了的人性、扭曲了的婚恋和家庭，凸现他们当时的生活现实。

《菊花香》在这类主题中无疑是最有代表性的一篇。女主人公贝茨太太的丈夫是一名普通矿工。他与大多数的矿工一样，除了挖煤，就是酗酒，在酩酊大醉中消磨时光、麻痹自己。而贝茨太太为人善良，勤于持家，整天忙于家务，抚养子女。丈夫的恶习使她整日整夜地沉浸在担惊受怕、自怨自艾之中。故事发生的那天，和往常一样，丈夫下工后又久未回家，令她望眼欲穿，她外出寻找，也毫无踪影。就在她忧心如焚、魂不守舍之时，等来的却是躺在担架上的尸体。矿井塌方，他窒息而死。面对死去的丈夫、恸哭啼号的婆婆和惊醒的孩子，劳伦斯把贝茨太太此时此刻的内心活动——她的哀伤、她的愧疚、她的慈爱、她的茫然与无奈，精心交织在一起，如怨如诉地构成一幅矿工及其家属的凄苦画面，把矿工的苦难史、血泪史和控诉史浓缩在这篇不足二万字的小说里。而小说中的黄菊花更是一种意象，它贯穿整个故事的始终，从它的飘香四溢到枯萎碎落，都是见证人生喜怒哀苦的象征。

谈到劳伦斯作品中的情景交融、烘托意境手法的运用，当首推《玫瑰园里的阴影》。故事中女主人公与丈夫貌合神离，格格不入，纷争、屈辱、伤感无休无止地追逐左右。没有爱情基础的婚姻所酿成的

家庭悲剧，活生生地展现在她对玫瑰园故地重游的回忆、对比上。玫瑰园景色依旧，每一簇花花草草，都勾起她与昔日恋人幽会时的情景。但物是人非，昔日的恋人已精神失常，成了行尸走肉，而她也心如死灰，终日悲悲戚戚。这里的一草一木加剧了她郁积在胸的难言的隐痛。这种感情上的波澜起伏，在作者精雕细凿的情景对比中跃然纸上，行云流水般地涌现在读者眼前，让你玩味，让你沉思。

《隐痛难熬》、《坠入情网》等其余几篇，主题虽有不同，题材也是各异，表现手法却惟妙惟肖，独具特色，都是鉴赏劳伦斯小说创作及其艺术感染力的代表性作品，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这部选集是由著名翻译家主万先生与我选编合译而成的。他负责中篇，我负责短篇。遗憾的是，主万先生于二〇〇四年不幸辞世，未能见到这部选集的问世。他译风严谨，是我要好好学习的。

我非常喜欢 D.H. 劳伦斯的作品，特别是他简洁明快的抒情风格和文字。记得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在复旦大学外文系求学时，劳伦斯当时还蒙着不白之冤，列为“反动”作家，而杨岂深、徐燕谋等老师却私下一再叮嘱我，要真正掌握好英语语言的表达能力，必须读好几位作家的作品，劳伦斯就是其中的一位，特别是他的短篇小说和散文。他们的教诲至今仍在我耳畔回荡，对我影响极大。这次参与此书的选、译，我又重读了劳伦斯的一些作品和有关他的两部新出版的传记，但由于时间紧迫，杂事又多，所选、所译、所写，难免不当，或有失误，还请专家、读者赐正。

朱 焰 强

2005 年 2 月 16 日于

浙江大学西溪校区

目 次

| | |
|------------------|-----|
| 干草堆里的恋爱 | 1 |
| 狐 | 42 |
| 瓢虫 | 115 |
| 公主 | 189 |
| 菊花香 | 233 |
| 玫瑰园里的阴影 | 252 |
| 隐痛难熬 | 266 |
| 坠入情网 | 283 |
| 罢工补贴 | 297 |
| 群山中的小教堂和草屋 | 307 |

干草堆里的恋爱

那两大片田地坐落在朝南的一处山腰上。由于干草新近刚给清除掉，所以这两片地上显得黄澄澄的发绿，在阳光下几乎使人眼花缭乱地闪闪发光。在小山那边，半山腰上有一道高高的树篱，把它的黑影精细地投过草地上那片炽热的光辉。干草堆正在树篱上边堆叠起来，非常高大、严严实实，但是色调却如此银白，柔和灿烂，以致看来似乎毫无分量。它在田野间那片稳定的黄里发绿的强光中乱蓬蓬而又亮晃晃地高耸起来。往后不太远的地方，另有一堆已经堆叠好的草堆。

那辆空大车正从树篱之间的缺口处驶了出来。从山脚下那片田地遥远的角落那儿——那片草地上还有一行行灰蒙蒙的吹干的干草——那辆满载着干草的大车正向前行驶，登上小山朝干草堆那儿驶去。翻晒干草的人像一些白色小斑点，在干草中清晰可见。

那弟兄俩正在稍事休息，等候下一车干草给运上来。他们站在那儿，用胳膊把额头上的汗水擦去，同时由于天气炎热和安放上一车干草的劳累，还不时喘息。他们待在上边的那堆干草很高，把他们托得比树篱的顶部还要高，而且很宽阔，像一只微微中空的大容器那样；阳光倾泻进去，所以里面，芳香、炎热的干草气息简直令人窒息。那弟兄俩看过去渺小、木讷，一半给淹没在那个松散的大槽里，并且给托得很高，仿佛待在为太阳树立起的一座祭坛上似的。

弟弟莫里斯是一个二十一岁的俊俏小伙子，无忧无虑、殷勤有礼，还充满了活力。他的灰眼睛在他嘲弄哥哥时，总明亮机灵，给一股强烈的感情支配着。黝黑的脸上带有热情洋溢的年轻人的那种特殊的微笑，紧张、期盼、欢乐。

“你瞧，”他说，一面倚在他手里那柄草叉的圆头上，“你以为你会害我一下，是吗？”他微笑着说，接着又陷入了他那种愉快的折磨人的深思。

“我并没这么想——你知道的真不少，”杰弗里带着一点儿嘲笑的口吻反驳。他弟弟占了上风。杰弗里比莫里斯大一岁，是一个迟钝、笨重的人。他的蓝眼睛闪烁不定，这时迅速瞥向别处；他的嘴病态地敏感。你会感到他正通过自己整个硕大的身体缩了进去。他激动起来时的忸怩不安，是他身上的一种疾病。

“啊，不过我知道你是那么想，”莫里斯嘲弄说。“你悄悄溜走了，”——杰弗里痉挛地畏缩起来——“心想那会是咱们随便哪一个留在这儿的最后一夜，于是你就撇下我睡在外边这儿，尽管原来是轮到你的——”

他想到杰弗里的诡计所造成的结果，暗自笑了。

“我也没有悄悄溜走，”杰弗里以他的沉重、笨拙的方式反驳。他听到那句话，不禁畏缩起来。“爹不是叫我去取一些煤来——”

“是啊，是啊——这一点咱们全都知道。不过你瞧，你错过了些什么，老兄。”

莫里斯咯咯笑着，一下倒在那张干草铺位上。当时除了那堆干草四周浅浅的“防护墙”和烈日炎炎的天空外，他的世界里压根儿什么也没有。他捏紧拳头，用两只胳膊遮挡住脸，又振作起了精神。显然，他大为激动，他激动得那么厉害，以致几乎并不感到十分愉快，尽管他还在笑。杰弗里站在他后边，只看得见他鲜红的嘴唇，以及那两撇像黑皮毛一样的稚气的小胡子，它们拳曲向后，在一阵微笑中露出了牙齿。哥哥把下巴搁在他草叉的柄头上，向外望着那片乡野。

远处是代表诺丁汉的那浅蓝色的一堆。中间的乡野全在一片热浪的烟雾笼罩下，四处有一道旗帜般的煤矿浓烟在飘扬。但是近处，在小山脚下，树篱深深遮护着的大道那边，只有树丛中的老教堂和古堡农场那片宁静。那种开阔的景象只使得杰弗里更为不快。他朝远处望去，大车在他下边驶过田野，那辆空车子像一只大甲虫那样往山下驶去，装满了干草的车子，像一条船那样晃动着向上驶来，褐色

的马头一点一点，褐色的膝部抬了起来，又用力踏下。杰弗里盼望马儿会上来得快点儿。

“你并不认为——”

杰弗里怔了一怔，内心里蜷缩起来，低头望着弟弟褐色的胳膊下边那两片漂亮的嘴唇念念有词地在说话。

“你没有想到她会跟我一块儿待在那儿——要不你就不会撇下我啦。”莫里斯说，说完还在激动的回忆中咯咯笑了一声。杰弗里怨恨地脸红起来，很想一脚踹在他下边那个嘲笑、活动着的嘴上。这时寂静了一刹那。莫里斯以心头高兴的一种特别口气又说话了，就仿佛一个字母一个字母拼出这句话来：

Ich bin klein, mein Herz ist rein,
Ist niemand d' rin als Christ allein. ①

莫里斯咯咯笑了一声，接着被回忆刺痛得抽搐了一下（跟疼痛一样剧烈）。他扭过身去，把身子塞进了干草里。

“你能用德语祈祷吗？”传来他的低沉的嗓音。

“我不想这么做，”杰弗里咆哮说。

莫里斯咯咯笑了。他的脸差不多全藏起来了。在黑暗中，他又回忆了一下昨天夜晚的经历。

“在耳朵下边吻她，怎么样，老兄，”他用一种古怪、不安的声调说。他扭动了一下，仍旧对自己第一次接触到爱觉得吃惊和炽热。

杰弗里的心在胸腔内膨胀起来；一切变得黑暗模糊。他看不见那片景色了。

“而且她的胸部用手握来，正好满满两大把，”这样传来莫里斯的挑逗性低声。他似乎在自言自语。

这弟兄俩见到女人都非常怕羞。在这次干草收割季节以前，全体女性的代表一直就是他们的母亲；到了任何其他的女人面前，他们都是哑口无言的乡巴佬。再说，他们是由一位在这一带乡野全然陌生的高傲的母亲抚养大的，所以认为普通的姑娘都比他们身份低，因

① 德文，大意是：我很渺小，我的心很纯洁，因为内心里，我只想着基督。